

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 丛书

总主编◎何毅亭



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导读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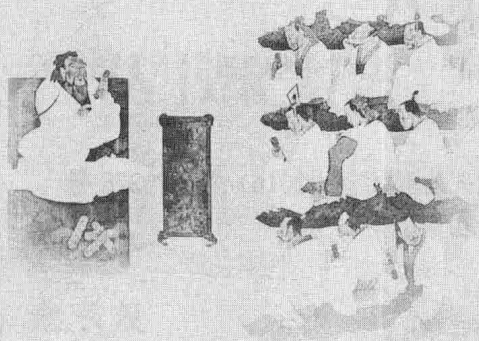
SELECTED REA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LASSICS

徐伟新◎主编

金

读 丛书

何毅亭



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导读 第二卷

SELECTED REA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LASSICS

徐伟新◎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第二卷/徐伟新主编.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7. 1
(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丛书/何毅亭主编)
ISBN 978-7-5035-5745-3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华文化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378 号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 (第二卷)

责任编辑 曲 炜 王 琪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 话 (010) 62805830 (总编室) (010) 62805821 (发行部)
(010) 62805034 (网络销售) (010) 62805822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288186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4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www.dxcbs.net 邮 箱: cbs@ccps.gov.cn
微 信 ID: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浪微博: @党校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丛书编委会

主 任：何毅亭

副 主 任：赵长茂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冯鹏志	叶小文	朱永新
汝 信	邬书林	严书翰	冷 溶
陈 晋	林振义	杨春贵	唐浩明
徐伟新	梁 衡	楼宇烈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经过了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经过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反复遴选，是大浪淘沙的结晶，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读经典是与哲人的对话和交流，是提高领导干部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201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主持，在中共中央党校在校学员范围内进行了“领导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调查结果显示，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领导干部时间有限，不可能阅读所有“经典”，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来阅读“经典”中的“经典”。要从浩如烟海的众多著作中筛选出适宜自己阅读的“经典”，对事务繁忙的广大领导干部来说并非易事，很多读者希望有权威性的图书推荐。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适合领导干部阅读的经典导读丛书。为此，我们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召开丛书编写工作座谈会，进而成立丛书编写委员会，最终确定《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丛书共分三个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共三卷）、《西方文化经典导读》（共三卷）、《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共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同志担任本丛书的总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同志担任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同志担任西方文化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同志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编写工作历时四年，期间，编委会多次组织召开讨论会，研究确定提纲和编写方案。这十卷本的丛书以“立意要高”“内容要精”“思想要新”“学了管用”为编撰宗旨，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引导领导干部“会读书”，进而促进其“爱读书”。

本套丛书的编作者主要来自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专家学者。丛书对每部著作内容优中择优，攫取其思想精髓，并结合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辅以精练的导读文字，凸显了每部著作最具价值的闪光点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把经典著作中最精华、最有价值、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推荐给领导干部阅读，系统化梳理和汇集能够精准满足领导干部读书学习需求的优秀出版资源，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的有益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年12月

目 录

一、国语	(1)
------------	-------

[导 读]
[原 文]

二、战国策	(18)
-------------	--------

[导 读]
[原 文]

三、史记	(34)
------------	--------

[导 读]
[原 文]

四、汉书	(62)
------------	--------

[导 读]
[原 文]

五、贞观政要	(86)
--------------	--------

[导 读]
[原 文]

六、史通	(108)
------------	-------

[导 读]
[原 文]

七、通典 (131)

〔 导 读 〕
〔 原 文 〕

八、资治通鉴 (156)

〔 导 读 〕
〔 原 文 〕

九、通志 (168)

〔 导 读 〕
〔 原 文 〕

十、文献通考 (187)

〔 导 读 〕
〔 原 文 〕

十一、文史通义 (216)

〔 导 读 〕
〔 原 文 〕

后 记 (239)

一、国语

导 读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大致成书于战国初年，记录了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公元前 965 年），下至韩、赵、魏联合灭智伯（公元前 453 年）500 多年间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的历史。全书 7 万多字，共 21 卷，包括《周语》三卷，记载了从西周穆王至东周敬王时期的历史；《鲁语》二卷，从鲁庄公齐、鲁长勺之战始，终于鲁哀公；《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之事；《晋语》九卷，从武公替晋为诸侯始，至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篇幅占全书近二分之一；《郑语》一卷，记郑桓公规划立国之事；《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总体而言，《国语》以国分类，各自成章，文风迥异，各国史事详略不同，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据此，《国语》又被称《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和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但是，后世许多学者都对“左丘明作《国语》”之说持怀疑态度，现代学界也一般都不认同此说。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应为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述整理加工而成的历史文献汇编，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成书。

就《国语》和《左传》相较而言，两书记史的时代基本一致，关

涉的人物和事件也大致相同，但是著作风格迥异：《左传》是编年体，长于记事，史实系统性很强；《国语》是国别体，长于记言，不讲究史实的系统性。例如春秋史上著名的吴越之争，两书都有记载，但《左传》的记述只叙大致过程，非常简略，《国语》的记述则更重情节原委，叙事写人都要详细生动得多。所以，《国语》对于具体事件人物的细致描述，实际上补充了《左传》的宏大叙事，是研读《左传》的重要参照。

《国语》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国语》所记述的史事为后人著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厉王的写作就完全采信了《国语·周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其次，《国语》所开创的分国叙事的编写方式，对后世的史学著述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国策》以国别分十二策，《史记》有夏、商、周、秦本纪，晋、楚、郑、韩、赵、魏世家，都是受了国别体例的启发。此后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也是对国别体例的发展。再次，《国语》在以国别体例叙事的同时，依然强调周王室与诸侯各国的等级隶属关系，所以采取了以周王室统领全局，各诸侯国分列的编排方式。这种尊奉正统的史学观念，对后世史家同样影响深远。例如，《史记》以“本纪”总括天下大势，以“世家”分述各国诸侯；《三国志》以魏帝立纪，蜀、吴则设传；《晋书》奉东晋王朝为华夏正统，都是此种正统史学观念的体现。

从文学角度来看，《国语》的一大特点是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去表现内心世界，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品质、格调、见识和心计，刻画出不少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从而孕育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最初萌芽。《晋语》记晋骊姬之乱以及重耳流亡和称霸的历史，《鲁语》记叔孙穆子、公父文伯之母的事迹，《吴语》写夫差，《越语》写勾践，虽然仅仅是一系列小故事的集合，而不是一篇完整全面的传记，但这种集中篇幅描述人物的写作方式，已有了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可看作是传记文学的源头。此外，《国语》在细节描述和情节构思上也有值得称道的艺术成就。例如，《晋语》写骊姬夜半而泣，谗言太子，描画得生动鲜明、细致入微，一个口蜜腹剑、掩袖工讎的宠妃形象跃然纸上。虽然后世论者多认为此情节为作者想象虚拟，但作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艺术加工，这样的描写大大提升了文章本身的文学价值。通观

《国语》全书，总体风格平易质朴，含义隽永，记言凝练传神，言浅意深，代表了中国早期“语”体历史散文的杰出成就。需要说明的是，因《国语》出于多人之手，内容和语言都未经统一的剪裁和润色，因而各部分记述详略不同，文采也高低不一。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各篇因时代、国别、当事人身份的不同，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也有明显差异，体现了春秋时代正统观念逐渐衰落，各家主张多元并存的思想特征。在《国语》中，一方面，能够看到对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的继承，有许多关于天命鬼神、福祸预言、占卜报应的内容；另一方面，从重“天道”向重“人道”，从“重神”向“重人”的转向也非常鲜明。著名的“邵公谏厉王弭谤”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就是在强调君主要重视民意和人心，倾听民声、顺应民意才能长治久安。在这里，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另如在“勾践灭吴”的故事中，勾践实行了一系列安民心顺民意的政策，“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由此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一举灭吴报仇雪恨。这段记述所体现的正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一种朴素的民本观念。此外，《国语》中还有浓厚的崇礼修德思想。如《鲁语》中曹刿以礼制之严劝诫鲁庄公不要去齐国观看社祭，《齐语》中齐桓公虽已称霸天下，但仍尊奉礼仪，敬事周天子，都是对遵守礼制的弘扬。另如“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晋语六》），“国大而有德者兴”（《郑语》）等训诫，则是劝诫君主要提高自身修为，以德服人。“重民”、“崇礼”、“修德”这些观念在后世不断得到阐扬光大，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

《国语》曾有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人的注本，但都已散佚。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国语解》，韦昭注保存了郑、贾、虞、唐的一些片段注文，其中有不少古训，是研读《国语》的必备之书。清代学者对《国语》及韦昭注有多种校释，近人徐元浩有《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国语》上下两册，以韦昭注为基础，并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本书所选篇目选自中华书局2007年版尚学锋、夏德靠注《国语》。

原文^{*}

卷一·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卷一·周语上·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 本书所选篇目选自尚学锋、夏德靠注：《国语》，中华书局2007年版。

卷四·鲁语上·曹刿论战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後民归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均平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卷四·鲁语上·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斂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公不听，遂如齐。

卷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曰：“若何？”鲍子对曰：“请诸鲁。”桓公曰：“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鲍子对曰：“使人请诸鲁，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

庄公以问施伯，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庄公曰：“若何？”施伯对曰：“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齐使受之而退。

比至，三衅、三浴之。桓公秦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剪，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搏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辚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铚，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被褐，霑体途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

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卷七·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

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重耳处蒲城，夷吾处屈，奚齐处絳，以微无辱之故。公许之。

史苏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乱本生矣！日，君以骊姬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恶其贪，则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强其毒，民疾其恣，其乱生哉！吾闻君之好好而恶恶，乐乐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畜其子，又从其欲，子思报父之耻而信其欲，虽好色，必恶心，不可谓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难本矣。”

卷七·晋语一·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里克、丕郑、荀息相见，里克曰：“夫史苏之言将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丕郑曰：“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三大夫乃别。

蒸于武公，公称疾不与，使奚齐莅事。猛足乃言于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齐在庙，子盍图乎！”太子曰：“吾闻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迁为敬，敬顺所安为孝。弃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图焉？且夫间父之爱而嘉其赐，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弃安而图，远于孝矣，吾其止也。”

卷七·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远太子

公之优曰施，通于骊姬。骊姬问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对曰：“早处之，使知其极。夫人知极，鲜有慢心；虽其慢，乃易残也。”骊姬曰：“吾欲为难，安始而可？”优施曰：“必于申生。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债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骊姬曰：“重，无乃难迁乎？”优施曰：“知辱可辱，可辱迁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内固而外宠，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殚善而内辱之，无不迁矣。且吾闻之：甚精必愚。精为易辱，愚不知避难。虽欲无迁，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谗于申生。

骊姬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与屈，乃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公说，乃城曲沃，太子处焉；又城蒲，公子重耳处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处焉。骊姬既远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卷七·晋语一·献公作二军以伐霍

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师未出，士蒍言于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贰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乃言于公曰：“夫太子，君之贰也，而帅下军，无乃不可乎？”公曰：“下军，上军之贰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蒍对曰：“下不可以贰上。”公曰：“何故？”对曰：“贰若体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贰代举，下贰代履，周旋变动，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摄上，与上摄下，周旋不动，以违心目，其反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为军也，军有左右，阙从补之，成而不知，是以寡败。若以下贰上，阙而不变，败弗能补也。变非声章，弗能移也。声章过数则有衅，有衅则敌人，敌人而凶，救败不暇，谁能退敌？敌之如志，国之忧也，可以陵小，难以征国。君其图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忧也。”对曰：“太子，国之栋也，栋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轻其所任，虽危何害？”

士蒍出语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难，轻其任而不忧其

危，君有异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将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虽克与否，无以避罪。与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远死，且有令名，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太子闻之，曰：“子舆之为我谋，忠矣。然吾闻之：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今我不才而得勤与从，又何求焉？焉能及吴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谗言弥兴。

卷七·晋语一·优施教骊姬潜申生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众况厚之，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凡民利是生，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杀亲无恶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宠，志行而众悦，欲其甚矣，孰不惑焉？虽欲爱君，惑不释也。今夫以君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丧紂，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钩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公曰：“不可与政。我以武与威，是以临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谓武；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能绝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国，不可忍也。尔勿忧，吾将图之。”

骊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君之仓廩固不实，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观其果于众也，与众之信辑睦焉。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若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厚图也。且夫胜狄，诸侯惊惧，吾边鄙不傲，仓廩盈，四邻服，封疆信，君得其赖，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图之！”公说。是故使申生伐东山，衣之偏裒之衣，佩之以金玦。仆人赞闻之，曰：“太子殆哉！君赐之奇，奇生怪，怪生无常，无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观之，故告之以离心，而示之以坚忍之权，则必恶其心而害其身矣。恶其心，必内险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难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尽敌而反。’虽尽敌，